

海陵旧话

徐述夔《竹楼诗钞序》里的未解之谜(上)

□徐继康

“一柱楼诗案”过后,徐述夔仅留下一篇文章,就是为好友王国栋所作的《竹楼诗钞序》。许多人在赏读此篇序文的时候,也存在着几点疑惑,比如文中的高掌兄是谁?徐述夔与王国栋何时订交?此序又写于哪一年?这些历史留下的密码,就像后花园里那些最神秘的花朵,总是激起很多人的好奇心,非要弄个明白不可。作为考据派的我,又岂能绕道而行。

首先说高掌兄。

在序文中,徐述夔写道“竹楼有兄高掌,《西斋集》中所称‘六岁诵毛诗’者,侨居余里,与余最善,偕试吴陵。”王国栋有一个哥哥叫高掌,就是他父亲王仲儒的《西斋集》里记载的那位“六岁诵毛诗”的人,侨居在枞茶,与徐述夔相处最好,曾经一起到泰州去考试。高掌为其字号,并非大名,但他是谁,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大家。

既然徐述夔说高掌就是“《西斋集》中所称‘六岁诵毛诗’者”,那么,我们就去翻一翻《西斋集》。

“一柱楼诗案”发生后的两年,王仲儒“《西斋集》案”也随之案发。虽然乾隆皇帝曾经多次谕旨对其流传之本要求“搜缴净尽”,但幸运的是,还有《西斋集》逃离刀山火海,被保存了下来。在《西斋集》的《壬申诗》那一卷里,我们找到《夜阑》诗,一共两首,其二云:

寒飈吹屋后,暗月去庭中。鼠走虚堂黑,鸟飞远海红。稻粱家未足,书剑水频通。晓色怜童子,吟诗学老翁。

诗下自注:“幼儿江柱六岁诵《毛诗》”,看来这个江柱就是徐述夔序中的那位高掌了。

我们再查阅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四日江苏巡抚臣闵麟元奏遵旨查办王仲儒《西斋集》的情形折,里面有这样的记述:“该犯王仲儒生子七人:王宗植、王宗枚、王汉柏、王秦松、王江楫、王国桢、王国栋,俱已物故。”

并没有一个叫王江柱。

大臣写给皇帝关于文字狱的奏折,肯定不会错,也不敢错;老子在诗里写儿子,更加不会错。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江柱”是一个小名,他会是谁呢?老五王江楫,倒是最接近,只有他名字中带有“江”字。但我的推断不是他,而是老六王国桢。

先看字面的解释,桢有支柱之意,如《诗·大雅·文王》里的“维周之桢”,《书·费誓》里的“峙乃桢干”,还有我们平常所说桢臣、桢材、桢固等词语,都是支柱的意思。

再看王仲儒这首《夜阑》诗,写于壬申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王国栋出生于斯年冬至前五日,也就是说,王仲儒写此诗时,他还没有出生,此时王仲儒有六个儿子,他所说的幼子,当然是指王国桢,“六岁诵《毛诗》”,我们推断王国桢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他的小名顺着老五王江楫下来叫江柱,后来取大名为国桢,柱与桢,意相同也。王国栋又是顺着王国桢而取名的,王国栋字殿高,看来高掌是王国桢的字。王氏七兄弟之名,都从木字,这是他家的字辈,且看汉柏、秦松、江楫、国桢等名,即显格调,又喻深意,王仲儒不愧是一代海内名宿,时称他学问渊博、淹贯经史,绝非虚誉。

再说徐述夔与王国栋订交于何时。

徐述夔《竹楼诗钞序》中说“而竹楼亦余爱,及与论诗文源流,无不合,遂订交。”但文中,却没有说他们订交的时间。

在王国栋的《竹楼诗钞》里,则有两首诗说到了这件事。第一首是《徐遵堂孝廉六十》,开篇第一句就说“相忆订交始,犹是少壮时。”第二首是《题亡友徐遵堂遗照》,其二云:“我与先生交,岁月亦以久。我壮君弱冠,无端两白首。”诗里交待得非常清楚,订交之时,王国栋年在少壮,而徐述夔正值弱冠。中国古代称男子三十为壮年,《礼记·曲礼上》云“男子二十冠而字”,二十岁称“弱冠之年”。徐述夔生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国栋比他年长十一岁。王国栋的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是三十岁左右与徐述夔订交,那时徐述夔二十岁上下。

王国栋的六兄王国桢侨居枞茶,与徐述夔最善,曾经一起到泰州考试,王国栋经常去枞茶看望哥哥,故而与徐述夔相识。徐述夔在序文中说与高掌“偕试吴陵”,《明清泰州人学全案》之康熙朝人学名录载“徐述夔己亥”,可知徐述夔进学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时年十七岁。但进学之后,他却屡困场屋,直到雍正四年(1726),才考了个三等生员,那年徐述夔二十四岁。徐述夔与王国栋的订交,正是徐述夔与王国桢“偕试吴陵”期间,应该在康熙六十一年(1721)前后。

徐述夔六十一岁时去世,他俩的交游达四十年之久。王国栋诗中所说的“岁月亦以久”“无端两白首”,都是记实之笔。

旧文新刊

刘古松骂陈伯石

□蔡观明

刘古松名声怀,本籍安徽,寄居南通。画山水工夫很深,但性格极其古怪。他曾在端方幕中呆了一段时期。那时东台陈伯石(名汝玉)也在端方幕中。陈的文名很大,画山水也很有名,在气韵方面当然比刘要高一些。端方对陈比较优待,刘大为不平。直到刘己离开端方,回到南通,每和朋友闲谈,还大骂陈伯石不已。



南通女子师范廿周年纪念会各部干事合影,1926年

南通老照片

崇川往事

南通沦陷期间之军事斗争态势

□达少华

民国27年(1938)3月17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板垣师团饭冢旅团5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从姚港附近登陆。3月18日,南通沦陷。日军设警备司令部于濠南别业,作为驻通日军的军事指挥机关,松浦大队驻守南通城。紧接着,3月19日,日军青木大队侵占如皋,在如皋城设司令部,分兵驻如城、丁堰、白蒲、石庄、磨头等主要集镇。3月29日,日军竹林高桥小队进驻金沙镇。

日军先后驻南通地区的部队还有: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五十四大队第二中队、第五十二大队;六十一师团(小林师团)菊池联队、山本大队、龙本和樱井等大队;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第六二七大队和六二八大队。驻通城的日伪军特务警备机关先后有:南通宪兵分遣队;南通警务队情报室;南通领事馆,又称警察署;“梅机关”系统;伪苏北行营南通办事处等。

驻通城和各县的伪军有,伪第一集团军驻通各师、伪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驻通各师,其中驻掘港的第七师师长施亚夫为中共地下党员;伪第二集团军驻通各师、伪第五集团军驻通各师、伪独立第十九旅警察大队,驻南通城西门外,共两个大队;伪海门自卫团;伪如皋警备总队,伪常备一、二团,伪保安大队等;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伪启东保安大队;伪海门保安大队等。

面对日伪军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和装备优势,驻通国民政府军队保存实力,节节退让,消极抵抗,分别撤到乡镇避敌锋芒。有的还叛变投敌,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其间先后驻南通的国民政府军队有: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第五战区第一路一纵队、税警团、江苏省保安第三纵队(又称游击第三路第六纵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东南分区大队以及保安一旅、二旅、三旅、四旅、七旅和保安十旅等。

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也有一些积极抗日的部队。例如,民国26年(1937)8月,国民政府军一一一师,在日军侵占南通之前,调来南通,司令部设在南通城区。该部在沿江设防,并支持群众的抗日运动,吸收进步青年入伍。师长常恩多后为中共特别党员。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地方志书中,一般不使用贬义的或指代不清楚的名称,如国民党反动派、日本鬼子等称呼。至于汪伪政权与军队的称呼,一般使用汪伪、伪,或者在名称上加引号来表示。此为题外话,打住。

又如,国民政府所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独立旅旅长陆洲舫,在民国30年(1941)初,随同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编入汪伪第一集团军。民国31年6月,陆洲舫率部起义,投向新四军。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顽固派不断骚扰的情况下,坚持抗击日伪,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有:抗战支队第十四中队(又称南通独立大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所属第三纵队;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简称华指);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苏中军区海防团;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等。

驻南通地区新四军所部反击日伪军“扫荡”“清剿”的战斗很多,比较大的、志书有记载的共有29次。例如,民国30年(1941)11月14日的如西高明庄战斗。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叶飞指挥一团围歼如西地区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300余

人,俘虏日伪军2名。12月初的双灰山战斗,日伪军集结4000余人,合击如皋县的新四军驻地。新四军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敌军退至双灰山,激战3小时,毙日伪军分队长以下30余人,伪团长以下300余人,俘虏日伪军2人、伪军197人,缴获武器无数,得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嘉奖。

民国31年(1942)夏,四分区组织石港攻坚战,全歼石港守敌,俘伪三十二师六十四旅一七二团副团长以下500余人。民国31年9月24日,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师长粟裕亲自指挥下,击毙日伪军保田中佐以下70余人。

民国32年(1943)7月1日夜,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在三分区配合下,组成4万人的破击大军,南起天生港,北至丁堰,折而向东到黄海边的鲍家坝,300多华里的封锁线上,割电线、断桥梁、挖公路、烧篱笆,一夜间把日伪修筑了3个多月的竹篱笆烧毁殆尽。这就是名扬苏中的“七一大破击”,又称“火烧竹篱笆”。

民国32年(1943)10月31日,新四军三旅直属特务营、如皋县警卫团在区队和乡民民兵4000余人配合下,攻克李堡、丰利,毙伤伪军近千名,俘虏旅长以下370余人。民国34年(1945)3月1日,一架日本运输机降落在三余镇东北十余千米的海滩上,南通县警卫团立即将其包围。俘虏日本少尉军官3名,击毙野中少佐等21名军官。

历次战斗中俘获的部分日伪官兵于民国31年(1942)12月在东台县成立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抗战后期,该支部成员曾来南通地区对日军开展反战工作。

南通沦陷期间,新四军对国民政府军队中顽固派的挑衅进行了反击。比较重要的有掘港保卫战、歼灭保安一旅和保安十旅等。民国29年(1940)12月26日夜间,驻守石港、骑岸、刘桥的国民政府游击第六纵队徐承德部包围掘港,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留守掘港的部队。徐还拉拢驻如皋马塘一带的保安一旅共同对付新四军。27日凌晨,徐承德部强攻,我军坚强还击,迫使敌军。29日,陶勇和刘先胜率部回师驰援,徐知大势已去,仓皇逃走。后保安一旅叛变投敌,被新四军歼灭。保安十旅驻南通城至茅镇的沿江一带,旅长邱冠生暗中与日伪勾结,为虎作伥。民国30年(1941)9月,新四军组成江海挺进支队,仅用四五天时间就基本上歼灭了邱冠生所部,控制了通海地区。

日军宣布投降后,新四军坚决消灭拒降伪军,收复沦陷的城镇。民国34年(1945)8月20日,四分区部队进攻通如线重镇丁堰,歼灭不肯投降的伪保安大队一部和伪独立十九旅一部共600余人。民国34年8月30日,如皋县警卫团及地方武装千余人,在南通县警卫团支援下,围攻拒不投降的岔河据点伪军。最后,3个中队的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是年9月15日午夜,如西、如皋、泰县3个县1万多地方武装和民兵紧紧包围了如皋城,城内伪军自恃有3000多兵力而不肯投降。16日,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和副政委吉洛(姬鹏飞)率特务旅和苏北人民自卫队通如纵队抵达如皋城外,向城内守敌发出最后通牒。21日凌晨1时发起总攻,下午1时结束战斗。毙敌200余人,俘虏伪独立旅旅长、副旅长、参谋长、保安大队长、副大队长以及伪县长以下3000余人。至此,除南通城之外的南通地区各城镇和广大农村全部收复。

民国34年11月初,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五军黄百韬部开抵南通城,成立前进指挥所,办理受降日伪军事事宜,并承担防务。于此,拉开了南通地区解放战争的序幕。